詩纘緒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七

元　劉玉汝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頌詩多用於字以致詠歎形容不盡之意此首言於穆猶商頌首言猗與也詩形容多在一字一辭之間故語簡要而意精深周頌之體也秉文之德傳以此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文字爲指文王愚謂此只多士之文德耳句法與共武之服同蓋頌稱文王未嘗獨稱文者雖於武王亦未嘗單以武稱之况清廟詩祀文王而單稱爲文非所以尊之也夫人臣之文德即文王之文德矣何必指言文王而後爲文王之德邪首歎廟次述在廟奉祭之人此篇皆以人心詠文王之德雖廟之穆清亦以此不顯申詠廟穆清相肅雝士秉德不承申詠對越奔走與大雅文王篇重詠不顯不時同致詠嘆也

無斁於人斯不止在廟之人而廣及民人矣此反覆歎詠言不盡意於文王未嘗明言而自有不可名之妙非聖不能作也傳以文王之德言者釋經之辭其實通篇不言文王而皆文王之德斯字無義竊疑爲單曲聲也音近蘇音首以於起調以人字單曲音不叶故用斯字以致詠歎亦三人從歎之聲歟

此詩祀文王而天子視學養老則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饗食諸侯亦用之盖詩有為一事而作而用之不

一事者如天作祀太王用之祭先王先公執競祀武
王用之成康思文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用之爲豳頌
而蜡振鷺用之大饗而徹閔予小子四篇用之嗣王
朝廟桓用之講武類禡此皆可得而考者亦有傳記
可考而尚有可疑者如維清之爲文爲武思文三詩
之爲三夏是也若他篇未必無他用者但經傳無文
豈可强附哉登歌樂章也上歌謂堂上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命即天道流行付與萬物者此理無窮盡無止息
以文王與天對言見聖德與天無間也語天曰不已
語聖德惟用一純字贊美已極精至而又將言不已
先以於穆歎詠之將言純先以於乎不顯歎詠之於
是贊美形容有不盡之妙矣假以者相親而深有望
之辭其收者或得而不敢慢之辭有愛敬之心焉駿
惠責已而欲大順則無一事之不遵曾孫戒後而欲

其篤則無一時之或息有慰悅之意焉皆孝子孝孫所當盡之誠也故傳以二當字言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緝熙皆勉力用力之辭故傳以所當二字指主祭之人而言典謂文王之典章法度祀典在其中不可專指為祀典肇禋說者謂文王始祀竊謂肇禋即生民之肇祀謂上自初封始祀而來以至于今武王成王時以用文王之典有成也后稷可言肇祀文王豈

始祀者乎清緝熈猶言儀式刑極言當遵也禎亦指
典而言於有成之下言雖既成而今之清緝熈其典
皆吉之先見而未有已也言此以深明其當遵所以
遵祖法述已責以慰神靈而勉後人也
按文王世子升歌清廟下管象注云象武王伐紂之
事疏云下管奏此象武之曲大武即象也又云詩維
清奏象舞武王作樂稱象也既謂大武即象又以維
清爲象二說已自不同朱子於管象亦從鄭說以象

爲武舞故於維清見其言文王之典又無象字故謂未

見舞象舞之意然序言維清舞象舞必有所傳授左傳

見舞象箾者杜預謂是文王之舞象既爲文王舞則武

舞自當用武詩維清自當爲文王象舞之詩矣先儒因

是遂謂象有二有文王之象文舞也有武王之象武舞

也象名一而實二也杜又云象箾是象文王之武蓋

杜見維清奏象舞而言文王禮記下管象而舞大武

故合二說音箾爲朔以爲象文王之武然文王之舞

不象文王之文而象其武乎非所以象文王之德也

左傳箾韶象箾同此箾字而一音簫一音朔豈非杜欲合詩禮二家之說而兩從之歟今若以此爲文王之文舞二箾字皆音簫不惟不必改字音又象舞而非武實一大證據也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頌德之詞言有光輝之文德也錫茲三句歸功之詞言錫我福而及我子孫也無封四句戒飭之詞言汝有儉德則當尊汝而念此功也繼序言繼世次序念爾功而亦及爾子孫也歸功而致戒天子待諸侯之體也無競六句勸勉之詞人謂人道解見抑詩於乎歎美之詞歎嗟以致感發欲諸侯不忘文武亦使人不忘己而用此道也

詩不叶韻句長短不齊者周頌之體其間有韻叶句

齊者與商頌相類其監二代與説者謂商質周文今以頌觀之周頌之詞視商頌爲簡質韻叶句齊者亦視商頌爲簡質是則周豈嘗過於文哉周樂之情文得其中皆於頌可見季札親聞其聲而極贊頌之美其有得於此與宗廟始祼獻次朝踐次饋獻次再獻然後諸侯行助祭之禮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太王之德莫盛於遷岐故祭太王惟以岐山言上作
字屬天下作字屬天與太王彼指岐山謂天作岐山
而太王始治之彼岐山既以天與太王而作矣至文
王又由此而康之必言文王者推文王之盛以尊太
王見太王之功至此而益大也子孫保之戒後來以
慰太王而欲其來厚也與前曾孫篤之意同時祭太
王故上本天眷下逮文王後及子孫皆爲太王言之
太王遷岐爲興王之地子孫尤所當守其後乎王業

岐而東遷周不復西豈非其驗與

序言祀文王又言祀先王先公蓋此上言太王下言

文王王季固在其中故亦可用以祭王季與其用之

先公者又推太王之意而尊之與序爲此言必有所

傳授故傳不以爲非而姑從之與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推天命文武以及成王當天下已安之時不敢自安

而益致其自強不息之功蓋成王由學以成其德其用功實在於此故頌成王首以是稱之下文基命承上天命而以積德言緝熙承上二后而以廣業言既夙夜又宥密既緝熙又單厥心此即不敢康之實也宥謂用功於外寬廣以酬酢而不淺露也故曰宏深密謂用功於內靜定以存養而不粗疏也故曰靜密心則兼內外動靜而言盡則內外交養動靜兼致而無間雜遺缺也非積德無以為廣業之本非廣業無以

見積德之成故傳曰是能然皆以心爲主故特以於
而歎美之也愚嘗謂成王天資純粹學力精勤自湯
武而下爲君而能學以有成者成王一人而已其用
功成德之實備見於頌諸詩最人君守成好學者所
當取法也肆其靖之言致治之效也肆字兼二義故
也今也此合言之故曰故今蓋兼成王康王時而言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謂巡守之歲四仲月也祭告者祭神告至也其者不敢必而應以一實二允則實可信矣右謂尊爲天子序謂次代有商與下序義不同先人後神者先致

力於人而後致力於神也明昭有周與右序有周雖若相對而亦不同明昭謂光明昭顯承上言周家之氣象光輝也式法式謂典也式序謂明黜陟之典以次序在位諸侯之賢否也戢櫜偃武也求肆修文也懿德兼人已言謂修已德用德人也巡守在天下大定之後故此篇所言皆已然之事而以二允言然前明言人神皆歸固可信後則寓勸戒兼意蓋欲諸侯信已實能而專尚德也

周禮九夏之三鄭註引韋昭云肆夏一名繁昭夏一名遏又引呂云一名繁遏樂名分合已不同又肆夏既一名繁何爲而重舉其名邪然猶只見其爲昭夏未嘗言其爲某詩也叔玉以時邁詩中有肆夏字思文詩中亦有夏字又祀后稷配天有渠大義執競雖無夏字而在二詩中間又穰簡有繁意故以三詩爲肆夏繁遏渠之詩又文王大明緜既有見在詩篇則肆夏繁遏渠亦必有見在詩篇也然若以字求之則雅

有南陔思齊亦可以爲陔夏齊夏乎以義求之則尸牲出入何取乎時邁執競之義四方賓來何取乎思文之義乎以是而求何可附會哉又若以文王大明爲例則笙詩無詞何嘗不與魚麗諸詩並列邪傳以執競爲昭王以後所作則周公制作時未有執競詩安得以爲韶夏乎然則叔玉之說非朱子所取矣然猶錄於此者姑存之以見一說歟或曰九夏之樂謂之金奏蓋與笙詩言奏同禮記投壺所記爲投節周禮

九夏所記爲鐘節實非有詩與又或曰九夏即二十
所舞皮弁素積裼所舞之大夏夏禹之樂也九夏即
九歌之節也其詩亡又或曰樂歌之大者稱爲夏故
季札稱秦風爲夏聲以是數者而論則三詩之爲三
夏篇章皆未有據朱子雖存之以備一說然以愚意
論之吕說削之可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来反

此於成康不稱王而止稱其謚又連稱三謚下文又言自彼似非所以尊成王康王也蓋上係武王故下連稱二謚殺所尊也自彼謂自彼時成康已極著明見其相繼致治四十餘年之久也不顯咏其德之在己者明著咏其德之著於四方者包制作之禮樂在其中故下承言鐘鼓磬筦舉大小以見全樂威儀所以行禮舉威儀以見備禮既以樂降福又降福以禮

反覆以禮樂言雖本咏祭祀之禮樂而亦以見自彼時至今禮樂福禄之盛如此固爲成康不顯之德是亦武王無競之功也周頌無言樂與禮者此獨言之又與成王制作之意有相關者宜與商頌言祭祀禮樂者不同也醉飽謂神與尸禮曰祝侑尸曰皇尸未實也未實者未飽也楚茨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是神與尸亦有醉飽也此祭時樂不當以祭後燕時之醉飲而言之也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不知合祭乎各祭於其廟乎若祭武王則下及成康所以推尊武王言其功施後王者如此若祭成王則推武王而本之也鐘鼓而下則統言祭祀可通用也　通典以執競爲祭武王詩今謂昭王以後詩則成王祭武王非執競也頌中雖有祭武王詩然乃獻助祭者求成王正祭武王詩則無有豈有司佚其傳邪抑先儒之傳詩者失之邪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首不稱天止稱后稷配天之德至下方言帝命者尊天而不敢直情徑言也極稱后稷立我極至之德貽我徧養之功而言其爲帝之所命豈非尊后稷以尊天歟　天以形體言故曰彼天帝以主宰言故曰命天體徧覆故后稷徧育而無彼此之限所以體天廣大使五常之陳皆本於此則后稷之德亦未嘗不與天一其推尊配天之實德如此雖不明贊天之尊而

尊天之意亦已至矣明堂圜丘其祭同類故其樂章亦頗相類我將饗帝而言天思文祀天而言帝天與帝一之意又有以互明焉而或者謂傳於思文不言祀天之樂歌疑只爲豳頌耳然明堂圜丘皆爲大祭明堂有樂歌而圜丘無之可乎愚特取傳不非序郊祀之意見此篇之爲郊祀之樂歌也

序以此爲郊祀傳無說又以爲豳頌而蜡蓋移用此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對百官以戒農官言百官王既與汝以成法而猶有
可效者則當來咨詢之有難依者則當來茹度之不
可專也保介以下則專戒農官舉副則戒正可知言
暮春之時不可違新畬之田至難治何求如何發問
以警動之辭食之大者莫如麥而兆豐年之祥者亦

惟在於麥故以於皇歎美之將受於前迄用於後而以二明字言之所以見天賜之甚明而可必使之競勸也康年銍艾皆以新畬言之見新闢難治者既豐他可知矣命我衆人者官之責也既具而奄觀言收成之易而速見命衆治田之宜早而疾則即見收成矣此戒農官而先勑百官亦欲百官知農事之爲重農官知已事視百官之事爲特重亦戒農官之微意百官有成法而不可以自專農官於農事則不可少

緩不必禀命而後行暮春時至則先求新畬以治其
事康年兆見則速命衆人以成其功皆以農事之重
與國家所以重農之意所以深敕戒之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烈文載見諸侯助祭詩振鷺二王之後助祭詩有客

微子來朝見祖詩烈文明見助祭振鷺傳言助祭而

曰來見祖廟亦助祭可知此篇雖爲二王後作然詩

意在宋爲多蓋周代商宋正爲客又爵上公尊於杞

杞雖亦爲賓而其序則當爲次又越一代之遠故此

詩辭意兼杞而尤切於宋末段前說兼杞宋陳說於

宋爲切陳爲三恪何杞得爲賓助祭亦有詩而陳不

與邪今止據此詩稱二王之後則陳不得列于二客

助祭之次止在諸侯助祭之中歟

按禮記大享徹以振羽注謂即振鷺則此詩又移用
之爲大享之徹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彼多此少亦有先民後已先農後公田之意焉惟以
黍稌言惟以宗廟言舉重也皆徧也記所謂祭必有
惠惠必均境內之民無凍餒之類即福之徧也言祭
而受福者由收多之故以見田祖先農方社之功而

於此報賽之也觀可將字可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樂得其官則和故詩首言之然成一代之

樂而不頌祖之德者此告樂成而已故止以樂言再

言有瞽者稱美之也言周者見其非商之舊也蓋樂

始成故言周以别於商焉庭者宗廟之庭也合乎祖

者合樂器而奏之於祖廟之庭禮記所謂大合樂者
是也非合諸侯之樂器也夏簨虡殷崇牙周壁翣而
垂五采羽樹之於簨角夏足鼓殷楹鼓周懸鼓而懸
之於簨虡此詩舉樹羽縣鼓以見樂設之異於前代
所以爲周樂也三句相連業上設字記曰賜諸侯樂
則鞉將之孔氏曰鞉以導樂作馬氏曰兆奏鼓者鞉
也應聲者鞞也磬石磬懸謂業虡已見鐘磬此當爲
特磬玉磬所謂玉振之者也鞉以導之磬以收之柷

以合之敔以止之而簫管在其中故言之於後鞉磬柷敔質簫管文鐘鼓大簫管小先質後文先大後小曰奏曰舉而兩言其備以見樂節之全樂既備而聲不和何以爲樂故喤喤以下言樂聲之和肅雝我客以下言其人神之和也先祖以下則言聽樂者祖聽客觀所謂神人以和也樂至此極盛而盡美矣永謂可行之久遠舉我客之永觀則當時後世之觀者可知矣成而可觀觀而可永則樂之始作也豈可以淺

易觀之哉此篇詠樂鋪敘有法而末語尤深遠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鎬京之水非一而獨言漆沮者蓋漆沮由豳岐而至
豐鎬乃周家興王之地言漆沮亦不忘本之意也首
以猗與歎美之則薦廟之際豈獨爲魚而興感哉潛
當以潛藏之說爲長蓋鱣鮪魚大非積柴簿圍所能
取月令天子親漁蓋先王饗親牲必親牽獵必親殺

殺必親射所以致其敬也故四時薦新常事也魚則
牲類也非常薦之物故漁必親往薦獨有樂所以重
之也詩言享祀非獨爲薦可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瞽有客本句即見有駜次

句見此至第三句方見文法也其稱天子豈以先祖既享祭俎將徹為徹者之言歟又豈武王始有天下故為諸侯助祭者而言歟竊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措辭當然又前段末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説天子先説助祭次言已祭然後稱頌祖德既以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説又是一體豈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為武王祭文王者以言天子

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爲徹者以周禮論語證之而甚明矣詳詩之意所言爲助祭受釐以後事其爲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俎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既受福矣而猶有親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既灌以往不足觀之患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曰求厥章來朝之事也龍旂以下來朝之儀也休有
烈光總上三言而形容稱美之也率見必因其來朝
而率以見也振鷺之戾止有客之來見皆助祭皆有
樂歌則此諸侯可知以孝以享奉祭者之心也以介
而下言辟王所受之福烈文而下言諸侯助祭使我
得之之福也所謂歸德之辭也福多而不純未足爲
至故既綏我以多尤必復俾我以純則無雜而不已
矣緝熙謂續明孝享之心也此篇與烈文同而此稱

昭考故知為祭武王烈文在祭文王詩後疑當為祭
文王然朱子釋大學以前王為文武而於烈文不指
言為何王也
按頌有祭文王之詩四皆宗廟所用也宗廟祭禮有
時祫大祫其祫也有裸獻朝踐饋獻再獻等節載之
通典皆有樂始有升歌則清廟是也終有徹則雝是
也若維天之命維清二詩其用之於何節則於經傳
未有考也助祭之詩四說具于前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白馬乘殷之舊故曰亦萋且美客之敬慎敦琢美其從者之賢美其君并及其臣敬愛之也釆菽美諸侯亦然宿宿信信言客有信宿之留不及而將去也言授之縶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左右綏之已去而復還之也末二句頌美之也此篇序言來見祖廟而不言

其助祭以詩中無祭辭也然賓來祖廟無不祭而徒見之禮其祭也亦未有不從主祭而自祭祀之禮故詩雖無祭意而説是詩者何可不以祭言邪竊意此詩必祭畢而將去故獻之而歌此詩焉然其敬愛之無已如此則無惡斁之意亦藹然於其中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皇嘆武王武功之大一戎衣而有天下不惟當時

莫能敵從古以來莫强焉故無競雖二字而形容極
至文王之德止用一文字尤極簡要文王以文德開
之武王繼嗣而以武功受之此武字與允文之文字
相對謂武功也首既稱武王則此只當以爲武功對
文德而言之不可指此武字爲武王之謚字也勝殷
者功也遏劉者德也定即天下大定克定厥家之定
言天下治安也以勝殷之功遏劉之德致天下之定
爾無競也無競維烈統言之下文即無競之實也

按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

疏云大武即象也明堂位下管象注云謂周頌武也

疏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說象不同一以象爲維清

詩一以象爲武詩又豈象一名而有文武二詩如萬

舞總文武二舞之名邪朱子于維清言詩中未見象

舞意今武詩中亦未見象舞意小序注疏要皆必有

所傳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前三句見除喪於予以下見朝廟言皇考能盡孝以念皇祖已則惟當盡敬以繼祖考繼祖考必本於孝而行孝尤在於主敬主敬行孝斯能盡繼祖考之道矣觀孝敬二字即見成王資稟純粹學問勤敏年雖幼沖而學已成人雖百世之思繼其祖考者其道無以易此且其思慕嗟嘆尤可使人感發此後嗣嗣王

之朝廟者所以必用之也庭止敬止雖韻相連然庭止意屬上皇考敬止意屬下皇王詩有此體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道遠非己所能及將欲就之又不能以有合蓋欲然慊然不敢自足以期人之盡忠樂告己也况己未足以當國家之多難則當如之何亦維繼武王之治國

齊家者以保明吾之身而已蓋身者家國之本也武
王身修而後家齊國治者也吾惟即其在庭在家者
而紹之則庶乎身可保明而武王之休在我矣又何
有國家之難哉既謙已之所未能復示已之所欲爲
不惟得訪臣之道尤能知勉已之方以是而思繼其
祖安有不足以致治者哉前篇庭字兼家庭朝廷言
此篇庭對家言則專指朝廷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頌皆美聖人之德惟敬之一篇見王者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莫不以敬爲先令羣臣亦以進戒而成王乃能取是言而述之且詳述所以不可不敬者而歎已之未能焉又知在已之當學必取人以自輔則庶幾其能敬以明天道而保天命焉其論學也尤得日新不已之要雖前聖後聖之論學亦無以踰此非

成王天資極其粹輔導得其人進修得其正其能若是乎其後進德益高而幾於聖人周家致治不愧于二代豈非王者善學之明效大驗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愚謂此篇當云賦又比也蓋予其未堪二句爲賦荓蜂桃蟲集蓼爲比大序六義三爲經三爲緯考之頌有興體者惟振鷺有比體者惟此篇則振鷺當爲興

此篇中當有比不然須無比與之緯其義不備矣莫無也無我使蜂者猶言無我使此惡人皆我自取其害乎所謂見不賢而不能遠也若信其小善而不知其有大惡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爲病之最大者故家既多難而身又集于辛苦之地家與身俱病何可以不懲乎極言已所當懲而謹者而有望於羣臣之助焉然成王除喪朝廟之時管蔡之變既平矣而猶不忘戒懼以此謹始雖終身誦之可也此

嗣王朝廟所以必用之也前篇欲繼文武于家庭朝廟之間次篇欲繼文武而訪之於臣敬之則欲即日用而修之于己小毖則欲因患難而謹之于心蓋雖一時所作而實可爲萬世嗣王之法所以備錄之歟

懲前毖後者詩之意懲大謹小者命篇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

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首言芟柞耕耘之事繼言芟柞耕耘之人爲田之處視畛爲卑濕故亦名爲隰非原隰之隰也有略其耜再起述耕耘穫積之事見百穀生成之盛多爲酒以下備言百穀之用莫重於祭宗廟次則燕賓客養耆

老大者既備則小者可知振古如茲兼匪且匪今而
言傳於序謂二詩祈報之異蓋以二詩辭意相似未
見孰爲祈報也今詳詩中所云皆有報意無祈意而
傳又謂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則其爲報賽詩可
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
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

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寧止殺時犉
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二詩所述有或詳或略之殊而大意相似考之周禮
籥章蜡祭吹豳頌以息老物今二篇旣見其爲報賽
又前篇言胡考之寧此言婦子寧止皆有息老物之
意意者終歲勤動至此而始收息故於勞之息之時
而歌之歟意與周禮合又視豐年爲詳用亦應不殊
然又安知報賽則歌豐年息老物則歌此二詩不殊之

中亦自有不同者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此篇頌武王之功孰頌之成王頌之也頌之而并述已繼武王之事亦所以頌武王也於武王維以時爲言者蓋聖人之取天下雖有其德而無其時不能以

成大功武王之有天下適當其時蓋時者天命人心之所寓也時未至不可先時既至不可後故時非聖人所能爲聖人惟能知而順之耳武王時晦則退自循養時熙而未純則猶晦也時既大明而後用之此即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者是也非聖人灼見天命人心之妙豈能與於此哉我龍以下成王自述已繼武王之事受者受其所已爲嗣者繼其所未畢造爲也公事也武王維順時故所爲無不成而事無不可

法令我受此武王順時之所已爲者則用此而有以嗣之亦惟以武王順時之事而信法之耳葢此篇上言時包所爲所事在其中下承上意曰造曰公亦包時在其中其意以爲武王之用武創業者前王時純熈之事也我之制禮作樂者今時純熈之事也我雖以制作爲繼述然莫非時純熈之所宜爲者故我受而嗣之者亦惟以此爲師耳一篇大意皆在時字葢成王損益大舞爲勺樂上頌武王之功而下述已事

者皆武王之事也故名樂爲勺而詩亦名爲酌皆取
酌時之義謂酌時以繼武功也序詩者不察以爲酌
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宜傳之不取也
先儒謂周公作武又作勺勺者斟酌大武之樂而參
用之豈以賚桓在其端故爲此說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綏萬邦統言之桓桓武王而下詳言之保有見積累

之業士謂熊羆之士克定能定之謂非天下大定不足以言能定前言邦此言家至是以天下爲家矣爲天下皇王必如商之致治歷年而後可謂之皇而後可爲之代綏萬邦屢豐年從下說向上言武王得天下也天命匪解而下從上說向下言天命武王也互言而極道之謂武王除害故天屢以豐年報之然天命未厭故武王功足興周而德足代商也屢豐者武王數致其祥於一初方興之應也匪解皇間者天欲

大其業於萬世無疆之休也武王既得天矣而天命
武王又必使其德足代商爲皇王非屢豐而已此所
以爲匪解此所以爲頌武王之功
傳謂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今之篇次已失其
舊傳從春秋傳今亦從集傳移置於賚後閔予小子
前然已逸其第二第四第五凡三篇杜預以左傳所
言武賚桓之次爲楚樂歌以其與詩不合故爲此說
歟集傳不取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頌文武之功而詩中不言武王蓋上推文王下言我則武王固在其中矣故凡文王之所勤與我之所受所敷所求所定者莫非武王已成之功且於中言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則非武王而誰哉蓋前詩明舉武王此詩暗藏武王并暗藏其封功事又頌之一體所以知爲封功者以樂篇名而知之又此詩爲

大武之章象武王之樂觀武聽歌而頌武之意自有不言而可知者又樂之一意也數文王之可思與諸侯之當思文王者固武王之功亦武王之心也若君臣始終皆能以文王之心爲心是亦以武王之心爲心也其頌文武用意深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時邁爲武王巡狩祭告之樂歌此雖言巡狩然不知

爲巡狩所歌乎抑述其事以頌乎未詳其所用也時

周之命與賚同

内則曰十三舞勺董子曰樂莫盛於韶勺傳謂酌即

勺則是以酌爲勺矣於賚桓則取春秋傳以爲武之

樂章惟般未有以處之則止當從元次居詩之末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八

元　劉玉汝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騆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
祖

傳謂閟宮一篇蓋僖公詩無疑則以前三詩未可必
爲僖公故此僖公二字當作魯侯牧馬之盛然略舉
而極盛自見於詠也舉牡則牝者未言也在坰則不
在坰者未述也薄言則略言而未詳也舉所有之馬
則馬有名而未數者不可勝數也而況無名而不足
數者乎楚丘騋牝三千之句法本於此矣古人用馬

以駕車駕車爲馬之大用故此以駕車言能左右之曰以見馬之閑習也馬盛有力而往來不絶矣然以健爲貴不健則雖盛有力而易乏心之所思牧馬之所本也所思雖無窮而不厭矣然以無邪爲主邪則所思皆非矣臧言德才言才而又奮起矣然以善行爲至不善行則雖有德有才不足稱也易乾爲馬坤爲牝馬乾曰天行健坤曰行地無疆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
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
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傳不言君臣蓋謂君燕飲臣而頌禱之可謂君燕其
臣而臣禱其君亦可故所乘謂托興於君臣之馬皆
可夙夜勤也而又辨治美其德也勤而後燕飲也鷺
鼓美其樂舞也末乃頌禱之辭有歲而無善以及人

是富而無教也歲歲有而無賢子孫亦非有道之長有善則得所以處有歲之道善詒子孫則得所以處歲歲有之道矣此能感天休而又能盡人道者也以此爲禱至矣于胥樂兮美其燕飲之樂樂而至于有善詒後斯其爲樂大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首章言侯將至而人皆樂從之次章言侯既至而人
皆歎美之音謂聲譽歎美之聲既著而侯又能身教
故人樂從而稱譽之者尤在於此蓋侯能身教斯不
愧於泮宮矣三章言侯飲酒於泮政此詩所由作蓋
因其飲酒而頌禱之也祝壽者多祈其老而壽今曰
難老則常少而不老又永錫之以此則壽豈可量乎

順彼衆人所共由之大道以服此魯國之羣衆衆豈有不服者乎慎儀者明德之事也皆以敬爲主文武者昭假祖考於素者也昭假之際則以孝爲主能敬能孝則修身奉先之道得矣有不足爲法於民而得福於已者乎此魯侯身教之本也允文含上在泮身教事允武含下服淮夷事四章五章言敬以明之則能明矣獻馘獻囚言將臣此克明故彼克廣德之能感人如此于征既歸而獻功言士卒七章總言將

帥士卒戎車將臣也徒御士卒也孔淑不逆固猶卒獲雖聖人制夷服遠之道不過於此矣前以兵服此于篇末言作泮以德服故淮夷貢琛而心服矣好音謂德音承上明德廣德而言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
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
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

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愚按傳云魯頌獨閟宮一詩爲僖公詩無疑今從傳說則閟宮前三詩安知非僖公以前詩乎僖公之前伯禽之後魯豈皆無賢君歟又泮水舊以爲頌僖公故與閟宮言服淮夷事皆以爲願望僖公之辭可也

今泮水既未見爲僖公詩則自伯禽以後至於僖公之前豈其淮夷始終未嘗有一日服從中國之迹乎故愚不能無疑嘗讀史記魯世家載孝公之事若有與泮水詩合者竊以爲泮水一詩魯人頌孝公之詩歟周宣王伐魯問爲魯後者樊穆仲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順事耆老賦政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爲魯侯是爲孝公今泮水言魯侯至泮而飲酒是養

老乞言也其能問遺訓洛故實可見昭假烈祖敬恭明神也淑問如皐陶行刑也桓桓于征賦政也獻囚獻功而在泮亦必問洛而行之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豈非能訓治其民者乎孝公終謚爲孝又豈非以靡有不孝之故歟又按常武宣王親征淮夷而徐方來其征徐方魯必帥師以從前乎孝公伯禽伐淮夷後乎孝公僖公從齊桓伐淮夷安有宣王親征有功而魯不與乎又況孝公賢而適當其時則伐淮夷而

淮夷服魯人以是美其君不爲過矣以此觀之泮水所言似皆是實事似未可與閟宮無其事而願之者例視也又頌禱其君之福徳者雅體也竊意魯人之意其初葢取雅中之頌體以美其君故名其詩而謂之頌非擬周頌也故其詩體非周頌視雅體亦不純葢其意專以頌美爲主觀其首詩有頌而無禱最可信其次三詩皆頌多而禱少如泮水一詩最近雅體舊説禱頌多少以悉觀之其中禱辭惟永錫三言孔

淑四言而已前後皆頌辭也若頌不勝禱恐非魯頌之體亦豈魯人名頌之本意哉蓋頌本欲效雅惟以天子嘗賜之樂又不采其詩遂假頌之名名其詩以是尊魯而美其名然僭名之罪容得逃乎

首序作詩本意只二句下文即推本魯事至末章方與首句相應又是一體前三章純是頌辭至第三章末降福福女方爲禱辭四章五章皆前頌後禱前美其祭祀後美其軍旅與棫樸奉璋六師意同齊桓伐

楚而以美其君亦頌辭也兩章俾爾之下方爲禱辭六七二章亦前頌後禱二山魯國所有大東海邦淮夷南夷魯君所無所有爲頌所無爲禱合二章則前以泰山起辭中語相對後以莫敢二句結亦是一體首述先王次稱大祭禮樂末又效商頌蓋用成王尊魯之意而不知非所以爲尊也八章禱中有頌末乃頌修廟以終首句之意一篇始終皆頌多於禱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人尚聲故首發歎嗟亦尚聲之意也此下即述奏祭之樂先置後奏未祭時樂也和平穆穆正祭之樂也萬舞陳庭祭畢之樂也始終爲敘樂舞尚聲之意

可知自古至末皆敘奉祭之敬商稱湯孫武丁孫子周稱曾孫稱孝子成王稱小子商質周文也　此詩有二意傳引記以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如此則此詩即樂三闋所奏之詩按記言有虞氏尚氣商人尚聲周人尚臭商人尚聲者謂於未迎牲之前以聲音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若於此奏此詩則詩意當是備道其祭始中終之盛樂以達吾自古在昔之敬恭庶幾湯知爲湯孫之將蓋先以此聲此意告神於陰陽

之間而求其降也傳又引舊説以爲祀湯之樂如此

則此詩乃正祭所奏之詩詩意當以奏假思成爲重

而終之以所傳之恭庶幾湯歆我湯孫之將蓋當祭

時述此聲此意而欲湯之享之也二意不同而有先

後則傳意必有所在然其尚聲之意則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耈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
予烝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此詩首述契次湯次先后次武丁無適主故傅曰祭

祀宗廟宅殷土芒芒或曰湯以後方稱殷此句當屬
下或曰殷土追稱當屬上愚謂自契宅此至湯而地
始大屬上爲是先后或曰湯也愚謂言湯以後之先
后故曰受命不殆不殆非所以語湯也武丁孫子主
祭者自稱猶言湯孫武王靡不勝主祭者自述龍旂
大糦述助祭者邦畿四海言由內而外域于四海者
極其廣四海維河言由外而內朝于京師者極其多
景員維河言京師也諸侯來朝至景山四面之河則

達于京師矣猶禹貢言九州之貢達于河則至堯都矣蓋覆說邦畿也若曰語形勢則在德不在險況邦畿千里而民止所包更大奚止形勢四海之諸侯來假則四海之人可知或曰前篇約軝受命此篇武王靡不勝而下皆若主祭者自述其功德又或曰邦畿至末再述先王之功德言國勢之大人心之一以見自昔以來殷之爲君者受命咸宜而百祿是荷也或又曰邦畿而下通今昔而言謂在昔在今國勢人心

之盛如此先王以此而受命咸宜故已以此而奉祀

百禄是荷也

傳以長發言契相土湯故謂宜爲祫詩愚按玄鳥言
契言宅殷土即契以後之君言湯言先后武丁則湯
以後之君亦似宜爲祫詩然不可考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
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
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首句統說世世之君長承上發起下禹敷土方四句
只見禹之時爾所謂長也有娀方將二句所謂發也
桓撥謂武治也猶言勇於自治也桓撥率履猶言克
已復禮也受小大國契爲司徒也海外有截疏謂相
土爲王官司馬也齊謂生之時德之成皆與天命會
也生有聖德而不與天命會伊尹周公孔子不有天
下是也所謂湯齊下文所言即是也湯之生不遲固
已應期而與天命會矣而湯聖敬日躋事天不息至

是而復其性又與天會是生之期德之盛皆與天命會夫是之謂齊此帝所以命之也受小球大球至百祿是總敷政所以發政施仁奏勇所以除殘去暴敷政有餘然後武功可進四不見湯之執中前先言四不後及敷政後先言奏勇後及四不者變其文法也駿釋爲大則音峻釋爲馬則音俊駿馬也厖雜也綴旒爲敷政而言故爲諸侯所係屬駿厖爲奏勇而言故爲諸侯所歸往言諸侯從往征伐如衆多之馬雜

色而往進也旒先言綴駿後言厖亦變文法也六章因上言奏勇乃遡言伐桀之事末章因上言伐桀有九有又遡言湯以前中衰至湯興王得相之事然此篇惟述祖德全不見祭祀等意又左右商王似非結語傳謂商頌多闕文疑義者其在此篇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
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
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先儒言周以農開國商以武興王觀前篇長發頌湯
信然故此頌高宗亦首以殷武言之其言撻言奮言
罙可見神速勇勁之勢未服則入其阻而致其衆既

至則定其地而安其民又見其寬仁安靜之意此湯用武取天下之道而高宗似之故曰湯孫下乃以湯服遠之事言之次章言外夷狄之來朝三章言内諸[illegible]四章言高宗勤身心謹刑賞以治民五章[illegible]治整飭於内聲靈赫顯于外壽康兼備于身以保後人末章始見廟成始祔而祭作此詩也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